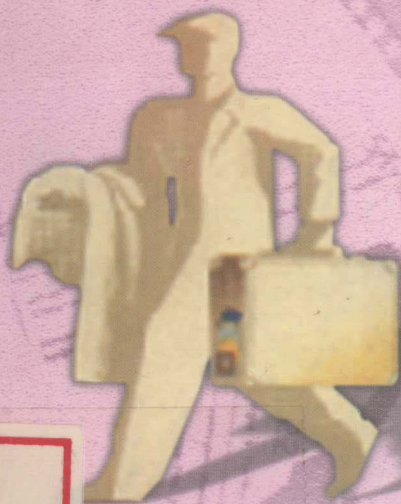


神 探 古 罗 夫 探 案 集

迷离毒案

[俄] 尼·列昂诺夫 著
蒲一平 译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离毒案/(俄罗斯)列昂诺夫著;蒲一平译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(神探古罗夫探案集)
ISBN7-80605-965-2
I. 迷... II. ①列... ②蒲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1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19868号

神探古罗夫探案集

迷 离 毒 案

[俄]尼·列昂诺夫 著

蒲一平 译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岐山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5插页 250千字

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80605-965-2/I·834

定价: 14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722405)

内 容 提 要

古罗夫以度假为名，只身前往某州调查一起贩运毒品案。不料犯罪分子疯狂反扑，连连杀害协助古罗夫办案的人。但古罗夫不为所动，终于抓住了犯罪分子的尾巴……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 一 章	“俄国熊”	(6)
第 二 章	第一次谋杀	(26)
第 三 章	失眠	(54)
第 四 章	失眠 (续)	(74)
第 五 章	交换礼品	(97)
第 六 章	第二次凶杀	(128)
第 七 章	急转直下	(153)
第 八 章	浓雾	(188)
第 九 章	大搜捕	(213)
第 十 章	围猎	(237)
第 十 一 章	在终点线上	(266)
第 十 二 章	在终点线上 (续)	(290)
第 十 三 章	算总账	(315)
尾 声	(352)

引 子

列夫·伊万诺维奇·古罗夫上校在苏联内务部机关工作了十九年八个月零二十六天，以“失去信任”为由被解职，离退休只差三个月零四天。

时代就是这么个样子——总理和部长们的变更就像火车站附近宾馆里的客人那样快，有人刚把床铺蹭脏，又得赶火车去某个长满了青苔的法兰西，同昔日的敌人——今日的救星握手言欢。

其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在这样的时代，礼拜四发一张纸把一名警察上校革职，而礼拜一又把他请回去上班，不说一句道歉的话，只是不痛不痒地说是出了一点小差错，张冠李戴了：在基层你们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，在上层我们就那么几个人。如今的火车跑得很快，当然啦，如果车轮子还没有被人拿去换鸡蛋吃掉的话。总而言之，侦探在离职后刚刚收拾完单身宿舍的卫生，去了一趟澡堂，喝完一瓶酒，睡

了个大懒觉，他的将军朋友便在电话里情不自禁地抱怨起来：“国家面临着犯罪形式……”其他的话引自电视节目报道。

列夫·伊万诺维奇·古罗夫上校和彼得·尼古拉也维奇·奥尔洛夫将军曾在刑侦部门共过事，前者当时二十来岁，后者不满四十岁。上校人高马大，躯体匀称，穿上什么衣服都标致受看，任何人看着他便会想到：布尔什维克党在执政时肯定子弹不够用，因而没有把俄国的贵族枪毙干净，使得他们这些天地难容的人来得及撒下了自己的种子。将军的外表完全相反——中等个儿，体态臃肿，笨手笨脚，看他的脸相保证让你伤心落泪，所以每当将军用他那短指手掌抚摸他那面孔时，仿佛想塑造出一副崭新的更光彩一点的脸容。当将军和上校并排而立时——这种机会还相当频繁，会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假想推断——奥尔洛夫的父亲当时没有来得及把古罗夫的祖父给枪毙了，要不然，在我们这个混浊的时代就会看不见这种醒目的反差了。

你们当然已经知晓，他们是朋友，虽然两个人的性格迥然不同。

他们今天踩踏过首长的地毯，聆听了关于责任和祖国的讲话，现在坐在奥尔洛夫的办公室里，彼此对普遍的人生，尤其对自己的生活表示不满。

“列夫，你是国家的二级侦探，”奥尔洛夫开腔说话，故意停顿一下好让对方发问：谁是一级侦探呢？但古罗夫没有咬钩，只是宽容大度地笑了一下。“而一名侦探，绝不仅仅是一名侦察员……”

“既要麻利能干，”古罗夫插话说：“又要有文凭，还得巧

施计谋。他们把我扔进粪坑里，我还得再一次向他们表白同情之感。有什么法子呢，我理解我们领导层面临的复杂处境，理解他们的心态紧张和疲劳过度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忘掉旧怨前仇……”

“你昨天好像还是个瘦瘦的、蓝眼睛的、天真的、当然也是天资聪慧的小孩子……”

“去远处吗？”古罗夫问。

“什么远处？”

“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？派往地点远吗？”

“去马戏团。”

“喔，马戏团近在咫尺。”古罗夫笑着说：“步行十分钟就可上台表演。”

奥尔洛夫翘起鼻尖侧目而视，不满地嘿嘿一笑，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事先定好内容的公文纸，递给古罗夫。揉皱了、不甚新鲜的纸上只有几行字，歪歪扭扭的手书大字母表明作者对文书尺牍不甚讲究。“你好，彼得。如果你的身体还行，请赶快到我处来一趟，有话相商。事情与你有关，欠账到了该还的时候了。米哈依尔。”

古罗夫把纸片翻了翻，还对着光线照了照，甚至用鼻子闻了闻，然后放在桌子上说：

“闻着一股牢房的味道，而你却说是马戏团。”

“是狗熊味，而不是牢房味，米哈依尔·罗戈什是马戏团的演员。他从前干过柔软体操，后来又在三铁竞技场驰骋过一阵子，最近十五年来一直同狗熊打交道。我们的马戏团走遍了全世界的东西南北中，名扬四海。然而这不是问题的症结。当你见到他本人时，你马上会明白这一点的。他这个人

是用一块完整的物料做成的，没有一点疤痕毛刺，没有一点裂纹破绽，米哈依尔的身上没有任何空闲的地方。既然他写来了信说明非去人不可，我去不了，这样的出差我无法向上级解释，因此我委托你去进行一次例行的查探，这样面子上也能过得去。你懂了吗？”

“我不懂，既然非要去……”古罗夫耸耸肩：“如果不是秘密，那欠的是什么情？”

“是秘密。”奥尔洛夫把一封出差介绍信和一家著名杂志编辑部委托列夫·伊万诺维奇·古罗夫通讯员收集资料并撰写了一篇关于功勋表演艺术家米哈伊尔·谢苗诺维奇·罗戈仁专访文章的任务书，转交给坐在桌对面的古罗夫。

古罗夫含笑说：

“原来如此。一切事情转了几个圈又返回到原位来了。年轻时我干过通信员，只是不在马戏团，而在军马场。马官也叫米哈伊尔，姓氏也很近似，叫罗戈新。”

“我们的地球也是在转动着吗。”将军自言自语，为了那桩不光彩的事情自己恼怒自己，面红耳赤，接着便急忙转换了话题。

“不知道这一昼夜我将如何熬过？”古罗夫收起文件，但没有起身，而是跷起二郎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。“彼得，你把你的秘密给我吐一点小口，否则事情会闹出大笑话的。这个人即便是功成名就之辈，写信请将军去一趟，而将军立刻把一名抓大案要案的上校行动队员派去，好像我们这些人给自己找不到干活与睡觉的地方似的。”

“我什么也无法解释。”奥尔洛夫把手放在胸口。“米哈依尔在土匪窝里打过我的那段历史，同今天没有任何一点关系。

可是既然米哈依尔提到了这件事，说明情况相当严重。我拜托你了，请你自己去理出个头绪来吧。”

将军站立起来，伸过一只短指手，古罗夫握过手点过头，离开办公室。

“请每天给我来电话，我感觉这事会让你揪心烫手一阵子的。”

古罗夫已经开了第一道门，转过身子惊讶地瞅瞅自己的朋友，本想说点什么来着，但奥尔洛夫却抢在前头，挥了挥手说道：

“祝你成功，侦探。”

第 一 章

“俄 国 熊”

像“俄国熊”这样的招贴广告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方都曾出现过，只是在澳大利亚暂时还没有出现过。本来也应该在那儿出现，因为合同条款已经最终敲定，各种细节已经商妥，只等着签名盖章了，谁知老“熊”头儿米哈依尔·谢苗诺维奇·罗戈仁拒绝前往签字。

他们俩是一对搭档：米哈依尔·谢苗诺维奇·罗戈仁差一年六十岁，身高近两公尺，体重一百二十公斤，还有他的学生和朋友戈沙，不久前刚满十五岁。当戈沙靠后爪直立起来时，它比自己的朋友高出一头，当然不是高出某个小小的人头，而是高出一个大熊脑袋。米沙和戈沙出生时皆为棕毛色，但老大英年却换上了一头雪毛，从旁边看上去好像戴了一顶白假发，于是它们俩在舞台上一个扮演金发人，一个扮演黑发人。从总体上看，这两只熊十分相像，动作快捷而灵

巧，显出一身的笨形憨相。它们生就了非常强大的力气，练就了生存的智谋和狡猾，贪吃贪睡，表演不讲价钱，不支吾搪塞，叫怎么干就怎么干。事情明摆着，啥也不干没法生活，大丈夫应该劳而谋生。米沙和戈沙没有严格排演好的专门节目，它们学会了许多表演，学会了充当滑稽演员：当然要有事先练好的插科打诨的规定动作和舞台道具了。作为一次表演，这些准备历来绰绰有余，它们可以根据情绪和自我感觉当场表演，即兴发挥。米沙和戈沙会摔跤，会拳击，会骑上宽体自行车互相追逐挑逗。会用前爪或后爪直立跑步，会踢足球，会举杠铃，有时还会跳绳，当然这一手不是每次都能成功。被一团橡皮绳缠得难分难解时，米沙和戈沙便鞠躬谢幕，摸着后脑勺表示遗憾。

“俄国熊”能够征服观众，不是靠表演技巧的复杂程度，而是靠简单节目中的突发性即兴表演。观众在等待驯兽员和狗熊出场时，有时抱着一种值得我们挖苦讽刺的情绪：无论它们表演了多少次，总还要求一而再，再而三！人们为这种不幸的动物还会想出什么花招迫其再表演呢？我们知道你们的变戏法，知道你们软硬兼施的政治。舞台上突然降临了两个彪形大汉，一人一熊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驯兽员不见了，野兽也没有了，只见演员不在圆屋顶下飘飞，不再喷出熊熊烈火，他们骑着自行车跑，他们拳击，他们翻跟斗，一句话他们逗傻瓜玩，没有一点儿特别的含义。过了若干时间以后，观众才意识到，演员中潜藏着一位万分危险的野兽。帮助观众意识到这一点是个很简单的方法：舞台上出现了一位丑角，来的似乎不是时候，因为米沙把双手举在头上，站起来敲鼻子，挥着手戏谑地问道：

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观众发现，一位正常的人同撒欢跳蹦的野兽站在一起，显得何等微不足道而无力自救。米沙和戈沙的其他表演都是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进行的。“俄国熊”在文明国家特别吃香，因为那些国度里的人在不久前才开始相信俄罗斯某些地方也有了电，人们不再穿熊皮过冬，戴皮帽的多半是当官的，穿皮大衣的是他们的妻子或情妇。

表演一结束，米哈依尔·罗戈仁带着戈沙走进一个单间，狗熊在这里得到一份美餐，而驯兽员也饱饮一番，使自己恢复神态。因为他们俩之间毕竟有一位是猛兽，而另一位只是个人，任何一点闪失或欺诈都意味着付出高额代价。米哈伊尔喜欢戈沙，敬重戈沙，他没有挨过熊爪的伤害，他们相处如履薄冰，如踏锋刃。这一对搭档很少出现差错，但是他们每天都要巡回演出，有时一天两次甚至三次，因而你们自己也会心里有数……演出一结束大门必须关严锁紧，因他们俩有一个正在啃苹果，而另一个正在考虑是缝补自己的紧身衣、还是取出神赐的碘酒瓶和伤贴胶布。前边已经说过，这种情况极少发生，但十五年来难免牙齿不碰伤舌头的。在马戏团工作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，大量常见的不幸事故——擦破点皮和青紫斑不算伤，不是发生在威武森飒、咆哮如雷的老虎和狮子之间，而正好发生在性情温厚、看上去笨手笨脚的狗熊之间。

人与野兽可以彼此相亲相敬，友好共处。在国内米哈伊尔靠国家拨款喂养自己的朋友，而在国外正好相反，戈沙在阔绰的生活中节俭外汇，以便回家后换成卢布，然后可以大大方方地逛市场，修补道具，改造笼舍。一句话，米沙和戈

沙是地道的俄罗斯子弟，从小就习惯了伟大的人生信条：要想生活好，就得学会跑。

他们又要交一次好运了：有人邀请他们去澳大利亚巡回演出。他们太高兴了，可以兴致勃勃地看袋鼠，可以尽兴发挥演艺，要不老呆在家里看一样的景，吃一样的饭，“驮着粮袋上车站，老赶不上趟”，早晚非饿死不可。然而从戈沙出生以来一直负责其健康的医生——千万别把严肃的大夫称作‘兽医’，仰着头把指头戳在米哈伊尔布满伤疤和白毛的胸口说：

“你听我说，你要对自己的伙伴倍加爱惜……上路远行，天气炎热，来回倒车，你们够辛苦的了。戈沙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他每年平均至少应当休息两个月。哪怕戈沙力大气粗犹如巨人勇士，但他的心脏却普通得宛若常人。”

米哈伊尔·谢苗诺维奇·罗戈仁听完后没有问一句话，没有组织任何会诊，也没有进行讨论，马上拒绝在合同上签字。虽说马戏团的家当不少，他决定立即起程回家，因为在老家的马戏舞台上，他还像个流着鼻涕的孩童那样滚爬翻腾。但就在米沙和戈沙离开首都返回州府之前发生了一件事，迫使罗戈仁想起了警察中尉的那份旧债。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中尉已经当上了将军，但还记得那件陈年老事，因此……

这是一个雪雨交加、空气发着霉味的礼拜一。这样的气候每逢三月初在俄罗斯大地上处处可以碰到，此时此刻警察上校、天生的侦探列夫·伊万诺维奇·古罗夫正坐在州府一家设施破旧的宾馆客房里喝着有霉味的茶水，心怀恶感地看着沿玻璃窗向下滑动的一道一道的灰色沉淀物，思考整个人世间的短暂生命，认为人来世活一生，一切都要付出代价，而

那最昂贵的恩怨账单则是最亲密的朋友留给我们的。你彼得即便当上了元帅，也无法强制古罗夫去干那无中生有的工作。作为将军，他可以把上校派到任何荒无人烟的地方去随他号令摆布都行，然而在举世悲凉、暗无天日的今天，他只有作为朋友才能强制别人为他工作。彼得的人缘交情不坏，可以有此殊荣。

古罗夫尚未开始工作，也不知道工作是否会妥当，会出啥结果，但却早已怨气冲冲，惜己如命了。在火车上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双手乏味难受，卧具散发出只有沼泽里才有的潮湿气，一到目的地不知什么念头从天而降，竟然要了个高间——坐在柜台后边的姑娘高兴得像猪一样哼哼了一声……

古罗夫从桌旁站起来，把那份温热的混浊的泔水般的饮料倒进长满苔霉的泄水池中，开始翻腾自己的手提箱。古罗夫作为一名职业侦探，不论情绪好坏，总喜欢把一切事情安排得切切实实，有条不紊。侦探的外表形象可不能视同儿戏，无论他出入何等场所——银行、商场、高级饭店，他的穿着打扮看上去应当像现在这样，像一小时之前那样，像三天之前那样，永远保持这样。侦探还在莫斯科时就开始想像，他在那里的泥泞路面的大街上将如何闲庭信步，找到那家掉色剥皮的圆柱大厦，门口斜斜歪歪的招贴广告画上一位妙龄女体操手，正在使劲地像要跳折自己的石膏腿，而旁边躺了一位烂醉如泥的酒徒，悲观失望地跷起自己的鼻子装丑角。正在这时侦探走进这家能娱乐人生的殿堂，找见经理或者主持人，作自我介绍时来一通例行公事式的撒谎活动。就是在这种时刻侦探也应当表现得相得益彰，有光有彩。

古罗夫做完了一套体操，以“达标过关”的精神加大了自己的运动量，因为他时时感到自己的身体和力量超过了自己的情绪。他用一条湿毛巾擦干身子，穿上洁净如新的衬衫，装作失意绝望的样子，开始哼唱“百万红玫瑰”之歌了。他喜欢鲜花，更喜欢给人送花。当妻子还有耐心等待，古罗夫尚为一名有婚配的堂堂男人时，而不像今天那样是一只孤狼，布加乔夫大街上的‘红玫瑰’曾是这个无限幸福家庭的国歌。众所周知，宇宙万物都在瞬息变化，往而不归，而女人的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正是：妻子舍君去，歌曲随君留。

古罗夫为了排遣这些回忆，换了一张唱盘，哼着另外的旋律穿上父亲好几年前送给他的一身牛仔衣。上校今天靠自己的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，已远远买不起这样的高档衣服了。试问，一旦送的衣物穿烂之后，侦探将身裹何物而去见人？他的爸爸已经不是肩扛数星的在职将军，已经不在西方统帅驻军，而是在赫尔松城郊的农村挖地耕田。不错，他从德国回到乌克兰，在国外是个什么样，回到国内还是个什么样。他时时喜欢给儿子送点礼物，就是在今天他也乐意给他赠南瓜送西瓜，捎去一桶杏子。

总而言之，上校的家庭生活总是偏轨离道不正常。妻子自觉自愿地离他而去，母亲是教授，父亲是上将，二人退休后赋闲种菜园。一家只有侦探尚未离轨下道，把手枪和手铐揣在口袋里朝前飞驰，处处寻觅着射向自己的子弹。听起来颇似英豪壮士，但列夫·伊万诺维奇·古罗夫过的那种无法补救的个人生活，只能让人感到痛心疾首，尽管他能找出最拿手的讽刺话跟人争辩。他照着镜子对自己左右端详，检查手枪会不会从牛仔上衣兜中掉落。古罗夫确信自己的穿戴已

经达到文明水平，只是略有逊色，便抓起风衣套在外边，锁好门朝楼梯间走去。这时他听到身后一扇房门突然开启，直觉立马做功显效：侦探一个箭步闪身一边，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身回望。

“啊哟！您是马戏团的？”一位妇女站在自己的房门口问，手里拿着打火机，咯嚓咯嚓打了好几下，打不着火。“你有火吗？”

“早上好！”古罗夫从口袋掏出打火机。

那女人往旁边移了移身子，邀请古罗夫进屋。侦探闻到一股法国香水味，抬步走进她住的高间——这个高间的设施让人觉得他既不在这家宾馆，更不在这座城市。妇女从古罗夫手里接过打火机，点着烟还给他，顺便握了握古罗夫的手。

“我叫奥莉佳·德米特里也夫娜。”她像男士那样抽得津津有味，把古罗夫周身上下详端细观一番。“您不是马戏团的，而我也不是等着侍奉诚实男人的专业女性。怎么称呼您？您想作伴陪友还是像一切出差的人那样，急着出门办事？”

古罗夫虽然身为侦探，在判定妇女的年龄方面水平很差。奥莉佳·德米特里也夫娜看上去有三十五到四十五岁，人为的化妆既能使人掩饰年龄，也能增添年龄。她属于那些在男人中间获得成功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的女人阶层，是属于古罗夫迄今为止无法忍受的女人阶层，他们俩在见面的一瞬间都觉察到了这一点，他开始自我表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，而她却自我感到完美无缺。古罗夫身临新识女友的磁场之中，心里明白一切，开始欣赏她那双精美华贵的皮鞋，没有抬眼上视，因为她的眼睛和头发是什么颜色，已经用不着再看了。

“您是今天乘莫斯科的火车来的吗？”奥莉佳·德米特里

也夫娜走进放酒瓶的桌子，斟了两杯白兰地，没有向古罗夫递杯子，自己先饮了几大口。

“我叫列夫·伊万诺维奇，乘今天的莫斯科火车刚到，我乐于陪饮，谢谢，”古罗夫一口气说完。他喝了几口白兰地，补上迟到的祝酒词：“为我们的相识！”

“您是干什么职业的？我们从前没有见过面，对吗？”

“很不幸。”古罗夫笑着，“说不定是我的大幸呢。”

他不擅长说恭维话，在这方面也不特别卖力。

“粗野汉子！”她风情飘逸地点点头，把自己的酒杯递过去。

“请为我奉献殷勤吧，但请您留个心，我是陪着丈夫来这儿的，从原则上讲同您非亲非故不来往。”

古罗夫想起来了一则老笑话：“请您留个心，我是个姑娘人家，从原则上讲干完这事我会头痛”。他开腔说道：

“当然啰，当然啰，我出身微贱。”他为女主人满上白兰地，把自己的杯子放回桌面，欠身答谢，“多谢，但我真的该走了。”

侦探没有吻女士的手，只是很有分寸地欠欠身，转身走出房门。还在莫斯科时他就研究了该市的地图，知道了从宾馆去马戏团的路线，去那儿没有一点困难。古罗夫眼下既无被怀疑之嫌，又无受迫害之虞，他接触到的是从日复一日的、单调无味的人生中冒出来的不同寻常的事实，他时时刻刻沉思浮想于这些事端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之中。

中央宾馆的豪华套间显然是为高朋贵客准备的，酒类和糕点显然也来自首都。她在谈话中曾提到过“马戏团”和“丈夫”。现在事情一目了然：高间的主人和难耐寂寞的丽色